

看电影

文/云裳

“在电影院里，我们大概都常遇到一种不愉快的体验。在你聚精会神地静坐着看电影的时候，会忽然觉得身下坐着的椅子颤动起来，动得很匀，不至于把你从座位里掀出去，动得很促，不至于把你颠摇入睡，颤动之快慢急徐，恰好令你觉得他讨厌。”

这是梁实秋先生写的短文《旁若无人》，集辛辣讽刺幽默于一身，让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之余想到自己看电影的经历。

现在年轻人谈恋爱，活动丰富多彩，数不胜数。而我们那时候就只有看电影一条路。

我到二十五岁时还是形单影只，我父母这边还没着急，那边热心的邻居大娘却坐不住了，郑重其事地委托他们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帮着给介绍。第一次和对方见面就在电影院，那是部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出品的外国片。那个男人高大帅气，长得倒是一表人才，可他从头到尾都没拿正眼瞧过我，更没有和我说一句话。我年轻时候怎么说也是位人见人爱的美人，善意揣度，以为他是害羞，不好意思盯着我看，也太内向，不敢开口交流。为了打破尴尬，我便主动和他

谈起毕克、苏秀、乔臻、丁建华和童自荣，这几个人都是上译非常著名的配音演员。可我说了半天，就是对牛弹琴，这个人除了点头就是摇头，一双眼睛始终盯着屏幕，给人的感觉像在敷衍了事，应付差事。

出了电影院，这个人颇有君子风度，但声调冷冰冰地要送我回家，我连忙摇头说：“我家就在附近，不用送。”然后我跨上自行车，骑到家门口的小桥上，我跳下车，对着河水长呼一口气，如释重负。之后没了下文在意料之中，我竟是说不出来的高兴，觉得如果和这种没温度的人生活在一起，简直就是场灾难大片。

后来成家有了儿子，儿子遗传他爸，不喜欢看电影。一次单位包场看《刮痧》，有两个同事没时间，就把票给了我。在我的一再坚持下，先生才勉为其难，和我带着儿子走进电影院。结果电影还没看到一半，儿子内急，并闹着要求回家。先生正好没兴趣，就带着孩子提前退场，留下我一个人把电影看到结束。

五一国庆假期，有人选择自驾出门旅游，有人选择宅家追剧，也

有人选择拖家带口到电影院消磨时光。有一年五一，我坐在电影院，当灯光关闭，漆黑一片时，全场突然响起了大嚼特嚼爆米花的声音，伴随电影里演员的对白和配乐，犹如万马其蹄，节奏明快，声效奇佳。幸亏我也带了瓜子，打开手机照明，从包里掏出瓜子，用嗑瓜子发出的声音来对付他们，虽然也不中听，但让心理得到平衡和满足。

还有一次过新年去看电影，前后左右都有人在大声接打电话，而坐我旁边的观众还没看几分钟就呼呼大睡，呼噜声雷鸣，电话噪声不绝于耳，要不是因为春节档的电影票很贵，我恨不得抬腿就走。

至于有的人抖腿蹬脚，更是时常上演。有些人屁股朝椅子上一坐，腿就会不由自主地抖动，一条腿抖累了，再换另一条继续。

比抖腿蹬脚更可恶的是剧透，特别是看一些烧脑的推理悬疑片，你正准备开动脑子做一回福尔摩斯，却有那好事者像个话痨，口若悬河，喋喋不休。真恨不得我拥有超能力，心里默念咒语，让他暂时闭嘴，一个字也说不来才好。

文明遛狗宣传员

文/金江

市制药厂老卫在厂里是个老积极分子。退休后，早上喜欢去城南广场散步，见到熟人便彼此打个招呼。他从小就欢喜养狗玩狗，看到有人遛狗，也会逗逗它们。乡下有个亲戚专事养狗，老卫经常去他家玩，便学得一些相狗知识，观察狗的眼睛大小和胡须，可以看出它的机灵凶猛程度。在广场他看到遛狗的不拴绳，便会唠叨：狗不拴绳会乱跑大便，不卫生，随时咬人不安全。

李阿姨今年七十多岁，也是广场的常客，牵着狗溜达时，习惯手里拎个塑料袋，狗的污物随手便装进袋子，放进垃圾箱。老卫向她颌首点头，赞道：“好样的，不怕脏。”“这有什么脏的，拾大便不费事，污染环境才脏啊！”

有的人遛狗，明知自己狗大便，瞧周围没人，便若无其事地把狗牵走。老卫远远地看到，便走上前说：“这位师傅，狗大便要拾进垃圾箱，不拾走会被人踩脏。”那人讪笑道：“今天忘记带卫生袋卫生纸，马上找纸来拾。”“我这里有纸”，老卫随即递上包里的纸，并不忘丢句话：“向李阿姨学习，好的环境要靠大家共同努力。”在他的影响下，不少人养成了遛狗带纸的习惯。

这天，老卫去广场散步，身旁走过一个戴墨镜的青年，一条没拴绳的大黄狗在他身边晃荡，狗的两只眼睛凶煞煞的，很是吓人。老卫向青年喊着：“你的狗凶，要拴绳啊！”那青年人拎着一只网袋，里面有拴狗绳和一只皮球，像没听见径直前行。大黄狗突然停下，两前腿用力扒拉着地上土，昂着头，发出沉重的呼吸声。突然，大黄狗呼地蹿出去，把前面一位中年妇女牵的黑狗扑倒在地，接着便是一阵撕咬，黑狗被咬得嗷嗷叫。

青年人赶紧上前，用狗绳抽打黄狗，狗跳起来跑了。中年妇女心疼她的黑狗，愤愤道：“你这人，遛狗怎么不拴绳，我这狗是非洲名贵犬，可是我花八千元买来的。”说着抓住青年人衣襟：“你带狗去看病，或者赔钱。”“怎么赔呀？”两人正纠缠，老卫赶到，对青年说：“喊你拴狗绳没听见，你这狗容易闯祸。”一旁牵着小白狗的年轻妇女说：“公共场所玩的人多，狗是畜生，易发兽性，任它乱跑太不安全了。”两位大妈跳广场舞经过这里，也责怪道：“你这大黄狗不拴绳，经常闯到广场把我们吓一大跳，还随地大便污染广场。”

青年举着要走，老卫上前果断说：“你不能走，我已打110，要他们来处理。”民警很快赶到，问明情况后，批评起青年。青年人指着网袋里皮球说：“我是来驯狗的，平时它很听话的，没什么危险，就没拴绳。”民警严肃地说：“你带人家黑狗去宠物医院，需要医治，你付医药费；伤情不重，请这位女同志包容，要多谢人家。下次再有人举报你违章遛狗，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罚和吊销养犬执照。”

在老卫的影响下，来广场玩的人文明了很多，广场和路边也洁净多了。

老卫成了广场的“名人”，受到大家的尊重，老卫却感到自己的责任更大了。他得知周围两个广场还有不少遛狗不拾大便的现象，心想自己反正没事，做点好事去。他买了一只扩音喇叭，经常去那里宣传，文明养犬一时蔚然成风。老卫的善举受到街道表彰，先进事迹荣登街道“善行义举榜”。



水韵书画里的水台村

文/鲍明成

早就听说丹徒区高资街道水台村是个山清水秀的美丽乡村，很想有机会去一睹芳容。去年9月12日，我约上十多位爱好读书、习字的好友驾车前往。

莫道我来早，更有早来者。下车后，已有许多大人、小孩来到这里，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慕名而来的游客吧。在闻捷诗歌馆前，他们把一个大大的蝌蚪风筝放飞在空中。在蓝天白云间，“蝌蚪”翩翩翱翔，或高或低，地上的小孩拍手跳跃，一张张笑脸乐开了花。我们拿出手机、相机定格下这唯美的镜头。

大干水库是水台村的“眼”，在闻捷诗歌馆南面。由于当时大旱，水位明显降低，不少河蚌裸露在泥土上。一位美女一手举一片河蚌壳，她老公快速按下手机键，拍下

这快乐的瞬间。

大干水库清澈见底，对面有三五个钓友在垂钓，水库四周，杨柳婀娜多姿，几只白鹭在空中飞翔，鸟儿在茂密的树林间鸣叫……

有人开玩笑地说，“大干水库”名字起得不好，今年真的大旱（干）了，水库里的水真的干了。岸边一位八十来岁的老者笑着告诉我们：“大干水库”为小（二）型水库，1976年12月为解决周边村民饮用水和农田灌溉而兴建。发动群众，集中力量，人山人海，钉耙挑箕，肩挑车推，挑灯夜战……为了纪念，人们把水库命名为“大干”水库。

来到闻捷诗歌馆门口，因没有预约没能进去看个究竟，有些失望。从一位和我们一起去的爱读闻捷诗歌的老师口中得知，闻捷原名赵文节，曾用名巫之禄，1923年

出生于丹徒高资（水台村也属高资街道），曾历任新华社西北总分社采访部主任、新疆分社社长，中国作协第二届理事、兰州分会副主席。闻捷创作主要以诗歌为主，主要作品有：《祖国！光辉的十月》《生活的赞歌》《河西走廊行》以及诗集《天山牧歌》《生活的赞歌》，长诗《复仇的火焰》等。2019年，高资街道及水台村投资900多万元，建造了闻捷诗歌馆。

离开闻捷诗歌馆，一路向南，绕过弯弯曲曲的乡村水泥道路，来到由一所村小改建的青山村王文治诗书画研究会。负责王文治诗书画研究的“知青”热情地给我们讲解王文治其人。

在王文治诗书画作品展示室内，“知青”还做起了导游，指着一幅幅作品，讲解王文治书法的精妙之处。乾隆、嘉庆年间有“天下三梁，不及江南一王”的说法，“三梁”说的是梁同书、梁巘、梁国治，均为当时的著名书法家，“一王”就是指王文治。令人欣喜的是，有青少年在这儿写字作画。

从“天好一层灰，下雨一层泥，整天雾蒙蒙”，到如今的青山绿水、绿瓦长廊，这是水台村的蝶变。而在丹徒乃至镇江，水台只是美丽乡村的缩影，像丹徒世业、江心、宝堰、谷阳，还有宜城，哪一个乡镇没有几个像水台村一样风光旖旎的好去处呢。